



“玄奘大师的一生”系列之十

千古一人：译经著述留丰碑

□记者 张广英

载誉归国后，玄奘应唐太宗要求，先著了《大唐西域记》一书记录西行见闻，然后把所有精力投进译经工作，直到生命尽头。

著述传世

唐贞观十九年（公元645年）正月，玄奘回到京师长安，受到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。可是，他没见到唐太宗，因为当时太宗在洛阳，不在长安。

我们知道，当初玄奘是冒着生命危险私自出境的，并未得到朝廷批准。现在他虽是载誉归来，但太宗到底高兴不高兴，他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。因此，玄奘决定放低姿态，求得朝廷的谅解和支持，以顺利开展下一步的工作。于是，稍事休息后，当年二月一日，他就赶到洛阳谒见太宗。

很快，太宗在洛阳宫仪鸾殿召见了玄奘，两人聊了很久。按史书记载，“君臣相见甚欢”，两人聊得很投机。

这次，太宗是真心想和玄奘多聊聊的，因为当时唐朝想打击突厥势力，向西扩张疆土，只是苦于做不到“知己知彼”，不敢贸然出击。现在好了，玄奘回来了，国内还有谁比他更熟悉西域的情况呢？

玄奘先讲述了自己冒险出关、艰难西行的经历，太宗肯定了他的求法精神，同时表示，违禁出关一事不再提了，多说说往返途中的所见所闻吧！玄奘本是有心之人，一路上对西域各国风土人情了解颇多，因此侃侃而谈，对答如流。太宗听得精神大振，提议玄奘把这些见闻尽快写下来，并说：“法师有如此才学，何不还俗做官，辅佐朝廷呢？”

太宗欣赏玄奘的人品学识，想让他当官为朝廷做事，但玄奘压根儿就没起过还俗的念头。他诚恳地告诉太宗，自己很乐意把西行见闻写下来，为朝廷尽一分力，但还俗恐怕不行，因为从印度带回来的大量佛经还没有翻译，这就够自己余生忙的了。同时，他委婉地向太宗提出：“嵩山有少林寺，是南北朝菩提达摩三藏翻译佛经的地方。我想去少林寺译经，以利国家，还望陛下准许。”

玄奘不愿还俗，让太宗有点儿不舒服。对玄奘想去少林寺译经的请求，他随口拒绝：“法师立志译经，也是好事，但不必到少林寺去了。长安弘福寺后有禅院，十分清静，法师可在那里住下。译经需要的一切，朝廷都会安排好的。”

玄奘无奈，一个月后回到长安弘福寺，开始组织大规模的译经工作。为满足太宗迫切了解西域的愿望，他先花一年多的时间，自己口授，由弟子辨机执笔，著成了《大唐西域记》一书。该书于次年七月撰成，共12卷10多页，记载了玄奘在西域亲历



西安大慈恩寺广场上的玄奘取经铜像。（资料图片）

的110个国家和听说的28个国家。此书虽名为“记”，但绝非一本单纯的游记，而是涵盖了这些国家的山川形势、地理位置、历史沿革、风土人情、宗教信仰、气候物产等，内容丰富，相当于一部当时印度的百科全书。

在玄奘之前，印度的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。后来，玄奘巡礼过的一些胜迹渐渐湮没，近现代的考古工作者就是依据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，才发掘出了王舍城、鹿野苑、那烂陀寺等遗迹。这本书被译为德、法、英、日等多国文字，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孜孜译经

在著《大唐西域记》的同时，玄奘在全国范围内挑选高僧、学者，组成了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翻译机构，长安弘福寺成了规模庞大的佛经翻译中心。

他著《大唐西域记》，主要是完成一项政治任务，让太宗满意，自己的兴趣主要还是在译经上。将印度梵文佛经正确地译成汉文，使佛法在中国广为流传，这是玄奘求法的重要目的。但是，梵文佛经本来就不易理解，译文既不能违反本意，又要流畅明白，十分不易。玄奘生于儒学世家，又精通梵文，佛学造诣很深，译经态度严谨，因此具备了将佛经译得“完美”的条件。他每天带领大家先弄通原文，然后才动笔翻译，译成后再反复核对、推敲、润色，使译文准确无误，言辞优美。

贞观二十二年（公元648年）夏天，太宗在铜川玉华宫避暑时，想到了在长安苦译经书的玄奘，便下诏请玄奘来玉华宫避暑。借此机会，玄奘向太宗呈上译好的《瑜伽师地论》，并请太宗作序。太宗本来对佛教没什么兴趣，但花一个多月时间通览这部长达百卷的佛教经典后，先前的偏见与误解彻底消除了。他亲自撰写了700多字的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，赞道：“玄奘法师者，法门之领袖也……松风水月，未足比其清华；仙露明珠，讵(jù，意为‘岂’)能方其朗润”，可见对玄奘评价之高。

当年十一月，太子李治为追悼亡母长孙皇后，在宫城南面营建了大慈恩寺，邀玄奘到那里主持寺务，同时继续译经。次年五月，太宗辞世，李治即位，就是高宗。几年

后，玄奘为珍藏从印度带回来的佛像、佛舍利和佛教经典，向高宗请求在大慈恩寺西院建造宝塔，即大雁塔。大雁塔历史上几度被毁，几经重建，现在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。不管是太宗时期还是高宗时期，玄奘都与皇室保持着密切联系，以争取上层力量支持，保证译经事业顺利进行。高宗显庆二年（公元657年）春，他随高宗来到洛阳，这次停留了一年时间，其间为父母迁了墓地，就在今缑氏镇陈河村玄奘故里南百余米的地方。

玄奘年轻时多方求学，劳碌奔波，壮岁西行求法，跋涉于冰山雪岭之间，致使身体落下了“冷病”。这病发作时，他会感到浑身发冷，心脏压抑，十分痛苦，平时一直靠药物抑制。后来，他每天除了译经，还要主持寺务，每晚为僧众开讲座，并接待各地慕名前来求教的僧人、学者及王公贵族等，工作十分繁重，身体也受到了很大损害。

显庆四年（公元659年），玄奘准备译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（简称《大般若经》）。这部经被西域各国视为镇国之宝，中国对其也格外重视。在译之前，玄奘觉得京城事务繁多，自己体力不济，怕难在生前完成，就征得高宗同意，于当年十月离开长安，搬到玉华宫潜心翻译。龙朔三年（公元663年）十月，这部长达600卷的佛学巨著终于译完。玄奘感慨万分，自觉精疲力尽，死期已定，遂对弟子说：“我来玉华宫，本是为译《大般若经》。现在这部经译完了，我的生命也要结束了！”

身后之事

唐高宗麟德元年（公元664年）正月初一，65岁的玄奘开始翻译《大宝积经》，可勉强译了几行就支撑不住了，只好搁笔。正月初九，因为一次偶然的失足跌伤，玄奘卧床不起，到二月初五就在玉华宫圆寂了。高宗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哀痛，罢朝数天，仰天长叹说：“我朝失去了国宝啊！”

当年三月，玄奘灵柩返京，四月葬于长安城东的白鹿原。5年后，高宗将玄奘遗骨迁至樊川（今西安南），修寺建塔。黄巢起义时，寺塔被毁，遗骨大多散失，顶骨迁葬于南京，1942年被侵华日军发现。现在，玄奘

顶骨被分别保存在南京玄奘寺、成都文殊院、西安大慈恩寺、台北玄奘寺、日本奈良三藏院、印度那烂陀寺等世界多个地方，供后人瞻仰。

在归国后的19年时间里，玄奘争分夺秒，呕心沥血，共译了佛经75部计1300多页，仅看数量就十分惊人。何况他坚持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，使翻译成汉文的佛经既信且雅，达到了极高的水准。在梵译汉的同时，他还将道教经典《道德经》等译成了梵文，流传到印度等地，开了中译梵的先河。

18岁前，玄奘一直在家乡洛阳生活，从印度取经归来后，又两次回到洛阳，一次是来谒见太宗，停留了一个多月时间；一次是随高宗来洛，停留了约一年时间。也就是说，他在65岁的人生中，共在洛阳生活了20年左右。其实，他对洛阳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，曾想把译经场所设在洛阳，并数次向太宗和高宗请求住到少林寺，但未被准许。但是，不管身在哪里，他的坚定意志和人格魅力都影响着身边的人，甚至影响着历史。鲁迅先生就说过舍身求法的人为“民族的脊梁”，梁启超也称玄奘为“千古一人”。

在人类的文化交流史上，玄奘是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，已经成为中印两个大国之间友好的化身。一位印度历史学家说：“如果没有玄奘，重建印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。”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：“对于印度历史来说，怎样评估玄奘都不为过。”

玄奘一生极具传奇色彩，于是渐渐演变成了神话般的人物。唐朝中叶，就有了关于他的传说，宋代也出现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。到了明代，吴承恩的著名小说《西游记》更是在中国乃至世界广泛传播，使得玄奘的故事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。只是，作为一部演义小说，《西游记》中的唐僧已与真实的玄奘相去甚远。仅就一点来说，玄奘少年时就立志“远绍如来，近光遗法”，智慧超群，有胆有识，而小说中的唐僧缺智少谋，毫无主见，离开徒弟们就寸步难行，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。

因此，在知道《西游记》中唐僧的同时，我们还要认识一个真实的玄奘。（完）

